

聖靈棒極了的「知識的言語」

哥林多前書 12：8 後半句

Charles Carrin

在我 65 年的服事中見證了很多聖靈令人驚奇的祝福，而我自己也經歷很多的失望和失敗。我最大的一件失望的事發生在 1978 年，在我進入服事 30 年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個宗派的風暴中心，是因為關於聖靈的恩賜而起的，「方言」（總是）成為火上澆油的事情。『林前 12-14』我相信哥林多前書 12 章所講的事仍然有效，但是那個宗派不相信。結果，我的聖職被我所愛的位於邁阿密的教會取消了，我被趕了出去，進入曠野。那些多年的牧師朋友不再和我說話。甚至朋友去世，都不通知我。沒有什麼可以用來描述我和妻子所經歷的痛苦。就象摩西一樣，神在「曠野野獸吼叫之地」找到我們，『申命記 32：10』，然後用聖靈新鮮的膏油膏抹我，把我差遣出去，為我開了一些服事的門—如果不是發生的這些事，將永遠不會打開的那些門。在被那個宗派的拒絕帶來那樣的傷痛的情況下，我實際上是被救起來，去作更重要的服事。僅僅幾個月的時間，我就看到比我以前在那個宗派服事所有年日加起來還要多的人，被神的大能影響。神及時地把我和 R.T. 肯德爾，傑克泰勒連結起來，開始了一個巡迴的事工，這個事工把我們三個人都驚呆了。今天，我的書和文章被翻譯成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日文，覆蓋率非洲的很多地方。

很快我就開始了一個例行的牧養事工，而「知識的言語」以一個不尋常的方式開始降臨。有一些是關於個人的，是為我自己的益處。而其它的卻對每個人都有益處。有一次，我得到一個特別的「知識的言語」，去傳講箴言 2 章 1-5 節，「尋找他（智慧）如同尋找銀子，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珍寶。」所帶下的資訊帶著奇妙的恩膏，人們得到祝福。當我回到家中，我得到另外一個「知識的話語」，在接下來的主日，我要講歌羅西書 2：2-3，在「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基督）裡面藏著。」兩個地方的經文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在講述一個真理。我在一張紙片上寫下來，釘在我的桌子上。第二天我開車去坦帕去聽比爾戈瑟德向上千位牧者的一個聚會的演講。讓我絕對震驚—也是喜悅的是，比爾只用了兩段經文：「尋找他（智慧）如同尋找銀子，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珍寶。」以及那一節我釘在我書桌上的：「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基督）裡面藏著。」

週三我開車回家，週四去邁阿密聽傑裡斯維爾對另一個牧者大會的演講。傑裡的開場白就是箴言 2：1-5：「尋找他（智慧）如同尋找銀子，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珍寶。」我就挪到我座位的邊上禱告，「主啊，讓他把它講完...」立刻，他（傑裡）就翻到歌羅西書，讀到：「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基督）裡面藏著。」沒有任何個人的接觸，我們三人在這個國家的不同地方，每個人都聽到完全一樣的「知識的話語」。這就是啟示錄提到的：「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

『啟示錄 2：7，11，17，29..』為什麼我會如此推崇這些個靈恩的傢伙？他們聽到神說話！而整個世界都在藐視聖靈充滿的信徒！那又能怎樣？神把他們放在了祂的手心上。

我曾經有一次站在我就要去世的朋友旁邊，我們相互熟識，是多年的朋友。我們有特別的連結，他是位律師，而我是位牧師。我們一起在阿帕拉契小徑慢跑，在佛羅里達南部露營。在他要去世的時候，他在家裡，毫無知覺，在醫院的臨終關懷的看顧下。（注：臨終關懷是美國的一種醫療保險）。他的床頭被加高。我轉向他太太，把我相信是神給我的「一句話」和她分享。在得到她的允許後，我在我朋友的耳邊小聲說：「大衛，我是查理斯，我知道你可以聽到我說話，我愛你，你的家人都愛你，我釋放你，他們也釋放你，為了天堂的緣故，你可以改變你的疼痛，放鬆，走吧！」然後我退回來。他喘了兩口氣，就死了。一個「知識的言語」讓他得到自由。他在地上聽到的最後的話是這樣的美好—是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的愛的訊息。幾年之後，我在睡覺

的時候，在異象中看到。他站著面向我—只有兩英尺遠—穿著我只能用華麗閃亮的白緞禮服來描述的外袍。細節是如此的清晰，我甚至在哪外袍上能辨別出絲綢一樣的紋理。他沒有說話，我也沒有說。幾秒鐘後他不見了。他的確是處在一個非常榮耀的狀態。

另外一位教會的弟兄和我曾經為一個失去知覺的猶太女士禱告，她躺在醫院的床上，處於生產前的姿勢，僵硬、緊張、我們為她抹油和禱告，她都沒有動一下。沒有多久之後，我在我的辦公室，我的秘書叫我，說：「有人在這裡要見你。」我走出去，一位年長的女人向我打招呼。身板挺直，穿著絲綢套裝，頭髮有很好的髮型。「你不認識我，對嗎？」她說。然後，沒有等我回答，她接著說：「我是個猶太婦女，你為我禱告過。」那個「出於信心的禱告」救了那個病人，主讓她起來了。」『雅各5：15』沒人知道的是，在她生病的時候，她聽到她的家人在為她的遺囑爭吵—所以，當她復原，被從「體弱的靈」釋放之後，她找到她的律師，把她的遺囑改寫了。聽覺是在子宮裡首先發育出來的知覺器官，也是死亡時最後消失的。失去知覺的人，常常還能聽到。我們在他們的身邊要意識到這一點。

我太太死之前也昏迷了好幾天。周日上午我告訴她，我們的女兒和外孫女下午要來。她沒有任何反應。下午5點鐘他們到了，他們為她禱告，親吻她，撫摸她。5:20她去世了。我相信她聽到了我上午說的話，然後一直等著他們的到來。她的離去非常的安詳，以至於只有帶聽診器的護士可以告訴我們，她走了。

有位年輕女子打電話到教會辦公室，約了時間來見我。當她到了，我認出她是我們這個地區一位地位很高的聖公會牧師的孫女，她大聲笑著，很有吸引力，穿著很講究。當我們開始禱告，聖靈說，「拿起權柄對付死亡的靈。」那個「話語」看起來和她沒有什麼相關，但我順服了。當我結束禱告，她挽起衣服長袖：一些很難看的疤痕顯示，她曾經在她手腕上割腕自殺。知識的言語還告訴來關於她的幾件事：神關心她，祂來釋放她—祂的愛是沒有條件的。那天她離開辦公室，自殺的靈沒有再隨著她。她得到自由。一個「知識的言語」確認邪靈的存在—聖靈把那個邪靈驅逐出去。

一次在禱告會上，一個「知識的言語」臨到我，要我們為一個叫蜜德莉的猶太女子禱告。儘管我們對這個陌生人完全沒有任何的瞭解，我還是停下來，為她禱告。在服事結束的時候，一位穿著得體的夫人—是位訪客，走上前來，拿起話筒，用一個顫抖的聲音說：「我一輩子都沒有在會眾面前講過話，但今晚我必須這樣做。我今晚來這裡是要你們為我一個在北方的朋友禱告。但我來得太遲了，不便提這個要求。但是，主幫我告訴了你們—她的名字叫蜜德莉，她是位猶太人。她就是你們為之禱告的那位。」那位訪客回到家，蜜德莉不僅得到醫治，她對神的「知識的言語」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於她去到她社區的一間浸信會教會，得救了，成為耶穌的門徒。

有一次我在地方牧師的禱告會上，看到一個關於一位天主教教士的異象，他在佛羅里達博茵頓沙灘聖文森特德保羅天主教神學院。我對那位教士一無所知，聖靈禁止我去那個神學院去找他。幾個月後，我的會眾正舉行一個社區的活動，有位教士來參加，奇怪地和我發生了關係。他很著急地要我為他禱告。我們去到我的辦公室，當我禱告時，他不僅經歷釋放，而且被聖靈充滿。他的生命改變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為我安排了兩次為神學院的教授和年輕教士的聚會作演講，演講的內容是關於聖靈的洗禮和聖靈的恩賜。以異象的形式出現的「知識的言語」，把我放在了那個位置。

1985年，神把我介紹給傑克泰勒，15年後又介紹給R.T.肯德爾。那時，R.T.還是倫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禮拜堂的牧師。他和我在靠近田納西查塔努加一個巨大的浸信會教會分享講臺，但卻沒有相遇。當大衛瑞婭—我的秘書，和我正要離開那個教會的那天，我轉過身對他說：「你和我都要

去倫敦。」那不是我希望的想法。但那是一個真實的「知識的言語」。幾個月後，R.T.和他太太露易絲坐在佛羅里達我家的沙發上，為我去倫敦的訪問作計畫。我在威斯敏斯特講過很多次道，大衛和我在一起。按照R.T.的話說，神使用這些聚會，讓那個古老的教會改變了行進的方向。「知識的言語」在這個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那時起，傑克，R.T.和我開始了70多次的「話語、聖靈、權能」的特會，地點包括從倫敦到阿拉斯加，新英格蘭到美國西南地區，看見數千人經歷聖靈奇妙的恩賜。在去年的一個「話語、聖靈、權能」特會上，R.T.肯德爾，傑克泰勒和我服事一位曾經有22次試圖自殺的年輕婦女。最後一晚她來見我，聲音帶著喜悅：「我被醫治了！」她的確是被醫治了！

在義大利羅馬，有一個最讓人驚訝的「知識的言語」臨到。我在那裡陪同一群美國人穿過論壇區。我們正在古老的馬梅爾定政治監獄的地下，一位老年婦人跌倒了，摔碎了她的股骨頭。那時我驚慌失措，不知道如何說明她或給誰打電話。羅馬是個幾百萬人的城市。按我們的計畫，我們第二天要飛回家，那位夫人堅持不去醫院。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離開她，跑上臺階，然後朝有很多人的、通往街區外一個巨大的環形交叉口的邊道跑去。

我用勁快跑，從擁擠在一起的人群中擠過去。交通一團糟，而且沒有交通燈，我要去的地方擠滿了車。很多車主摠喇叭。我跑的時候，我的行為是沒有邏輯的。在我的頭腦裡，我一直在說：「查理斯！這很愚蠢！你不知道你要往哪裡去！停止！回到那位夫人那裡幫她！」儘管這樣，我還是繼續跑。當我跑到那個交叉口時，我喘不過氣來，搞不清為什麼我要到那裡，我抬起頭，看見不遠處有一輛麵包車，是由一位我那天上午早些時候遇到的一位美國宣教士開的。他看見我，向我揮手，我向他打手勢要他過來，告訴他發生的緊急情況。幾分鐘後，受傷的夫人就在回旅館的路上了。我們沒有打電話，沒有聯繫求救。但是，我這樣一個陌生人，在這樣一個幾百萬人的城市，聖靈卻很精確地指示我到一個我需要去的地方。我遇到那位宣教士絕不是偶然的。我是被聖靈引導到那個特別的地點。在這個事件中，我並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是知識的言語催逼我往前走。我還會回到受聖靈洗之前的生活嗎？絕不會的！！

也有其它的時候，「話語」是以一種讓人吃驚的方式臨到。我在英國的布萊頓的一個電話亭，要給在威爾士的一個牧師朋友打電話，但是卻不能正確地操作。透過玻璃，我看到一位年輕的東方人在用旁邊的一個電話。當他打完電話出來時，我有個感動要叫住他：「你能說明我嗎？」我問道，「我總撥不對...」他向我道歉，解釋說他遇到同樣的問題。我們立刻就開始談起來。當我問他從哪裡來，他回答說「泰國的曼谷。」「我有位朋友在泰國，」我說，「查理米爾貝萊德，一位美國宣教士..」「我認識查理！」他回答，立刻把他的手伸出來。「我是他的司機！」接下來，我們抓住對方，象離開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樣擁抱，就象我們是弟兄一樣喜悅。我們只認識不到一分鐘。我們在英國都只是外國人，離家幾千英里，但是聖靈用一個奇妙的相遇把我們連接在一起。聖靈透過「知識的言語」的帶領是多麼奇妙！這就是在基督身體裡的愛！這就是聖靈帶領的生活的喜樂！

幾年前我在底特律那巨大的機場裡坐著，剛剛碰到從南佛羅里達來的另一位朋友，這時一位年輕婦女朝我跑來。「查理斯牧師！」她幾乎是在喊叫，「我禱告我能夠見到你！我告訴神我想和你談談！」我立刻認出她來，她從前是位穆斯林，現在是位活躍的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她曾經在博因頓海灘恩典與交通教會敬拜，那時我是那裡的牧師。她興奮地繼續說：「我從蒙古短宣回來，在回家的路上。在飛機上我在讀你的書--《恩典的邊緣》，我禱告我能找到你！我不知道你在底特律。但是神回應了我的禱告！」她一下坐在我的旁邊，分享聖靈在亞洲的中部做的那些讓人興奮的事。在去佛羅里達的長途飛行中，她就坐在我的對面，告訴我主怎樣在她的生命運作。聖經上說：「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詩篇37：23』這應許是給每一個信徒的，無論男或女，年少還是年長。

另外一個被聖靈奇妙帶領的聚會，發生在土耳其迪卡裡的一艘船上。我在沿保羅的宣教路線旅行，參觀亞洲那七個教會的地點。在土耳其的西岸我們試圖靠岸，去參觀以弗所的遺址，但是在海上被風暴阻攔了。外面是巨浪，而港口太淺，船進不去。情急當中，我們只好用聯絡船上岸。巨浪是如此的險惡，沒有跳板，乘客上聯絡船不得不從這個船上直接跨進另一個船裡。而兩艘船一上一下起伏，這樣做非常危險。當輪到我時，我算錯了腳步，結果從三尺高掉下來，膝蓋和胳膊肘落在一個男人的膝上。我沒受傷，我們兩人都笑起來。

當我知道他是位美國人，我問他從哪個州來。「佐治亞州，」他答道。「我就住在佐治亞！」我回答，帶著驚訝。「佐治亞什麼地方？」我再問道。「亞特蘭大，」他繼續回答。「我就是從亞特蘭大來的！」我幾乎叫起來。「你在亞特蘭大哪裡工作？」我問。「我是牧師...」到這時候，我幾乎不能相信我聽到的了。「我也是牧師，」我回答。「你的教會在哪裡？」他回答，「在奧克代爾的龐塞德萊昂大道...」我打斷他：「我的教會也在奧克代爾的龐塞德萊昂大道！」（在那個交叉口只有兩個教會—我的教會和一個路得教會）。當我們兩個都從震驚中恢復過來，他對我說：「我想主要你知道無論你走到哪——無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他都預備某個人在那裡來說明你。」他是對的。聖靈是我們的「保惠師」—就是在我們身邊一起同行，給我們引導和方向的那位。感謝神！祂不僅給我們「話語」帶領我們，而且讓我們掉到某個人的膝上。

另一次，我登上邁阿密去南美的飛機，我發現從佛羅里達德爾瑞海灘來的朋友—丈夫和妻子—也在同一班飛機上。他們去哥倫比亞的卡塔赫納，而我要繼續前往麥德林。當我們知道我們會在同一個時間在波哥大，他們說：「我們想讓你在那裡見我們的朋友。我們怎樣和你聯繫？」我解釋說我不知道自己會在這裡停留，建議他們和美國大使館聯繫。我會留下我的資訊在那裡。我們在卡塔赫納分手，我繼續前往麥德林。我遇到一群美國生物學家，然後和他們飛往波哥大，進到一家旅館，然後告訴大使館我在那裡。但我再沒有那對在飛機上的佛羅里達夫婦的消息。過來些時候，生物學家們告訴我遇到另外一個從美國來的先生，他住在波哥大，他們覺得我應該見見他。

很勉強地，我打電話給那位先生。然後我們一起度過一個有趣的下午，對那個巨大的、非常擁擠的城市有了更多的瞭解。非常奇妙地，他認識我太太在佐治亞的家人。因為他妻子不在，他向我道歉，他太太開車去麥德林去帶朋友回他們的家。過來一段時間，我離開波哥大，回到美國。我的（佛羅里達的）朋友們不久給我打電話，他們很遺憾一直不能聯繫到我，我沒能參加他們在波哥大的聚會。當他們提到那個家庭的姓名時，我嚇了一跳。那正是我見過的那個人！「我見過他！」我說，「在麥德林我見到的美國人給了我他的名字！你們沒有介紹我們，但他們為你們介紹了！」當我得知那位先生的太太為何那天不在的原因，我就更加震驚了--那天她去麥德林是送我佛羅里達的朋友回他們的家！一直到那天，我才能確認聖靈在那個奇怪的會面中的「屬靈」帶領。有一件事我知道：當人的努力不行，祂知道如何把路打通。祂甚至使用完全陌生的人，就象在這件事上，是用那一群美國生物學家，來實現祂的旨意。

我會否認林前12-14章所提供的恩賜嗎？絕對不會！對我來說，沒有聖靈恩賜的講道，就像是生命沒有兩只胳膊一樣。我不能想像對別人有價值的任何一個傳道人，會沒有神的能力和屬靈恩賜的運作。如果基督徒的事工只是神學的「心智的遊戲」—完全沒有神奇妙的同在—我們就可以拋棄它也可以過得不錯。但是！屬靈的恩賜是我們的，我們要求！要尋求聖靈完全的供應！

Charles Carrin